

荆江分洪

歐陽安編寫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

書號：新 004

荆 江 分 洪

編 寫 者：歐 陽 安

出版者：新 知 識 出 版 社
上海淮海中路一六七〇弄三二號

總 經 售：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

印 刷 者：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

39,300字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

1—7,000本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

荆 江 分 洪

歐陽安編寫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上 海

寫在前面

祖國的容貌日新月異地在改變着。

新中國成立四年來，各種建設事業都有了輝煌的成就；水利建設方面，更有特別巨大的成績。荆江分洪是近代化水利建設工程之一。這一巨大的工程，是三十萬勞動大軍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於短短七十五天內創造的「奇蹟」。荆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完成，充分證明了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，證明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的潛在力量是無限的。

荆江分洪工程，是新中國水利工程史上的光輝史詩。編寫本書的目的，就是想把這一工程的意義、作用以及施工情況，較集中地介紹給讀者，使每一個關心祖國建設的人對它能有比較完整的了解，並由此更鼓舞我們愛祖國的熱情，加強我們從事祖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信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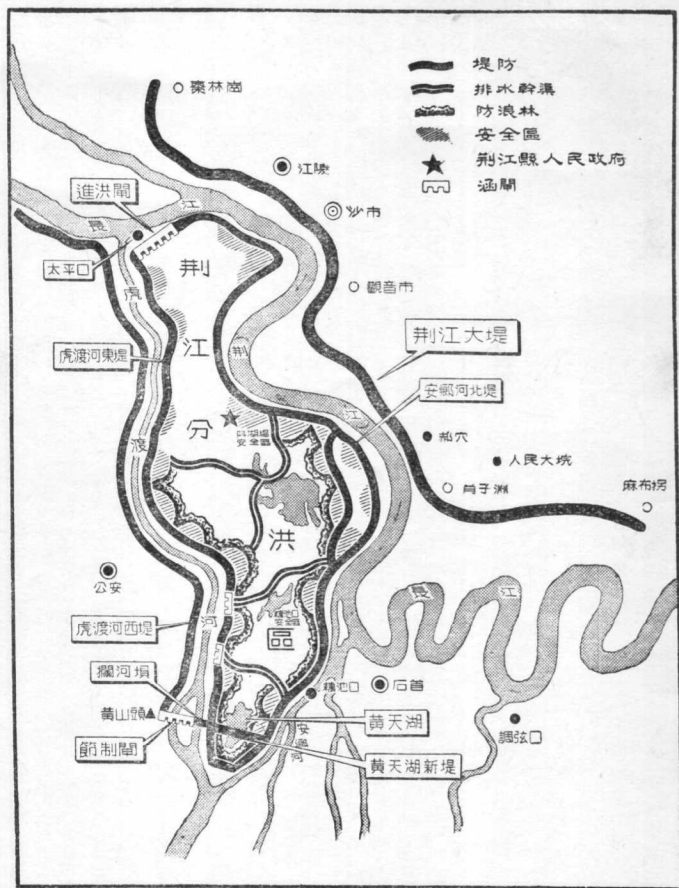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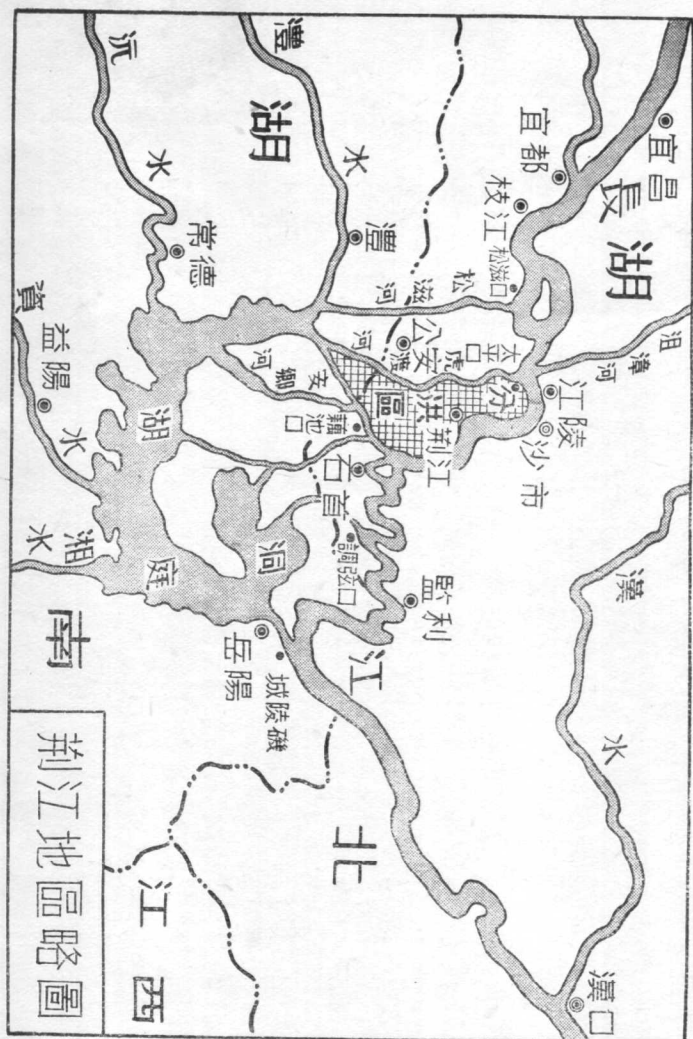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一 血淚話荊江·····	七
災難深重的荊江·····	七
荊江水患哪裏來·····	一一
二 毛主席帶來了幸福·····	一七
英明的決定·····	一七
兩湖人民的喜悅·····	一八
三 開工前後·····	二二
「一地移民千里安」·····	二二
三十萬勞動大軍·····	二五
大力支持，多載快運·····	二六
四 偉大的「奇蹟」·····	三三
「豆腐渣堤」變成了「銅牆鐵壁」·····	三三

戰鬥在虎渡河上·····	三九
新中國的第一大閘·····	四〇
「布可夫漕」·····	四六
黃山頭節制閘·····	五二
腰斬黃天湖·····	五六
歡呼工程勝利完工·····	六三
美好的今天和更幸福的明天·····	六七
荊江兩岸慶豐收·····	六七
光輝燦爛的遠景·····	七三

荆江分洪工程示意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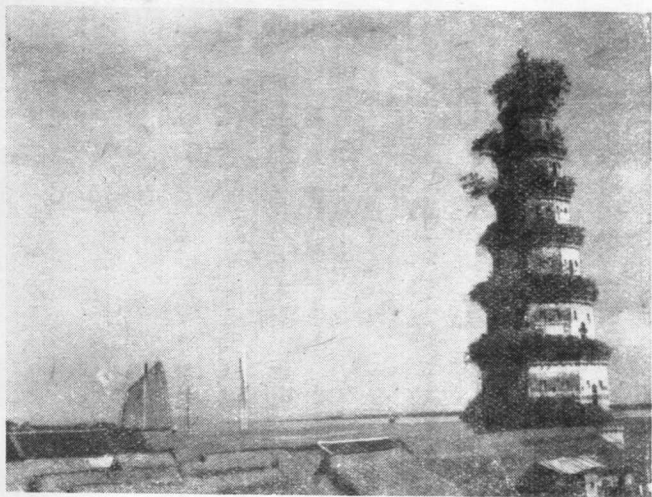
一 血淚話荊江

災難深重的荊江

長江是我國最大的河流，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河流。它灌溉廣闊的田野。它的幹支流很長，通航水道共有一萬七千公里。它是溝通我國東西交通的一條大動脈，是西南、中南、華東三大行政區的主要交通綫。

長江從湖北省枝江縣到湖南省洞庭湖口的城陵磯這一段稱為荊江。荊江兩岸本是「魚米之鄉」，也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棉花產地。湖北省荊州專區在豐收的年份，每年出產的棉花佔全省的一半以上，稻穀產量也佔全省的四分之一。每年可有成千上萬担棉花和糧食運往長江上下游各大城市去。魚蝦菱藕的產量也十分豐富。但是，這一帶却是長江流域水災最深重的地方。

長江的水從三峽奔流而出，瀉入平原，因為地勢突然下降，奔騰澎湃的巨浪就直衝荊江。荊江水道彎狹，江中洲灘很多，洪水一時很難宣洩，容易積聚氾濫。比如在沙市附近，河漕的最高容量只有每秒四萬一千立方公尺，但是最高流量曾達每秒五萬七千立



在沙市的樓房上望江面。

方公尺。荊江河床又由於泥沙沉澱，逐年增高。據歷年統計，沙市水位每年約增高五公分半。河床增高了，水位增高了，北岸江漢平原的地勢更顯得低了。從沙市江邊的樓房上向江面望去，一片片白帆就好像從屋頂上飄過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可是，江漢平原從江陵縣棗林崗到監利縣麻布拐一帶，却只憑一道殘破不堪的荊江大堤來抵擋洪水。

荊江大堤在荊江北岸，平均高達十二公尺，內外堤脚却相差七八公尺，每當夏秋雨季，洪水猛漲，險象環生。沙市居民把當地比做鍋底，把堤岸比做鍋沿，洪水如果冒過鍋沿，鍋底的人一個也無法逃脫。因此荊沙一帶，歷來民間就流傳着

「荆沙不怕刀兵動，只怕南柯一夢中」，「洪水潰了荆江堤，荆沙便是養魚池」等悽慘的歌謠。

如果荆江大堤潰決，不僅江漢平原的江陵、監利、沔陽、漢陽、潛江、荊門、漢川等十幾縣三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和八百萬畝良田都將蕩然無存，中南區政治經濟中心的武漢也要受到嚴重影響。更嚴重的甚至會引起長江改道，江水倒流，長江中游的航運將因此中斷，全國的水陸交通系統也可能造成混亂。

即使大堤不潰，荆江水位過高時，由南岸四口（松滋口、太平口、藕池口、調弦口）注入洞庭湖的水量勢必增多，與原來注入洞庭湖的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相互頂托，洪水倒灌，荆江南岸的松滋、公安、石首等縣和洞庭湖周圍的十幾個縣市，也將盡成澤國。

荆江水患，早在公元前六百多年楚莊王時就已經發生了。根據記載，從一五六〇年（明嘉靖三十九年）到一九四五年的三百八十多年中，曾經決堤二十四次；其中有二十二次在滿清王朝及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。一七三六年到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年間，荆江大堤潰決，洪水直奔江漢平原，江陵以下，一片汪洋，一直荒了十幾年。一九三一年大水災，據國民黨政府不完全的統計，荆江兩岸江陵、監利、沔陽、漢陽、荊門、潛江、松

滋、公安、石首等九縣，被淹農田八百多萬畝，人民財產損失一萬萬多銀元。一九三五年大水災，荊江兩岸江陵、公安、石首、荊門、松滋、枝江等六縣，被淹農田二百七十多萬畝，人民財產損失九千三百多萬銀元。一九四五年南岸斛湖堤決口，從北面太平口到南面藕池口全被淹沒，損失也非常慘重。

荊江洪水，來勢洶洶，一夜之間，就可把堤岸沖倒數十丈。來不及逃的人就葬身魚腹，僥倖逃出的人，眼望着茫茫大水，也只好四處逃荒。許多人餓死、凍死、病死，許多人無路可走，最後還是免不了跳江自殺。石首縣茅草區八家鄉農民王烈榜回憶一九四五年水災慘景時說：「那年我們鄉被水淹死和病死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！貧農劉天保一家八口就死了六個。很多死屍露在河堤上沒人埋葬。」蕭家鄉的孫老太太說當時她抱着死了的孩子仰天哭喊，可是回答她的只有洪水的流瀉聲。她還親眼看到鄰居楊新志揹着一小袋糧食往外跑，後面的浪頭打來，楊新志就被洪水捲去了。

荊江災難深重，兩岸的農民把農曆六月稱作「凶月」，每年這個時候，都要提心吊胆地過日子。一直到中秋節，誰也不敢保證有沒有收穫。那一帶流傳着這樣兩句傷心話：「種田人莫誇嘴，當心八月十五還有一江大水。」農民歎息他們的命運是：

一年豐收千担穀，

洪水來了一担挑，
前頭挑着三歲孩，
後頭兩個稻穀草，
走遍天涯無宿處，
洪水何時才得消！

長時期來，荊江洪水給兩岸人民帶來了無情的災害，但人們却始終沒有向洪水表示屈服。江陵一帶，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：有一年，荊江洪水氾濫，大堤的一處決了口，人們奮勇上堤搶險，眼看洪水從缺口洶湧而進，大家一時慌亂得想不出法子。當時，有一個年輕人跳進了缺口，叫大家從他身上填土。洪水擋住了，這個年輕人也葬身在堤岸中了。

爲了生存，荊江兩岸人民雖然不斷英勇的和洪水作鬥爭，付出了極重的代價，但是在歷代反動政權的統治下，始終擺脫不掉深重的苦難。

荊江水患哪裏來

爲什麼長江中游的水患會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？原來除了自然原因以外，還有

一個很重要的人爲原因。

長江中游沙市、武漢、長沙之間，在古代本是雲夢澤的範圍，戰國以後，湖面被大量泥沙沖積成陸地，在北岸形成了江漢平原（雲夢平原）。雲夢澤所剩下的，除南岸的洞庭湖以外，還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湖泊，星羅棋布地分佈在中游兩岸。這些湖泊都和長江相通，有調節長江洪水的作用。後來，因爲歷代在湖邊水淺處修築堤垸圍地，把水排除後開墾，湖灘變成農田，湖泊的面積愈來愈小，湖泊對於長江洪水的調節作用也就愈來愈小了。這些洲垸，漸漸的在長江兩岸形成了南北兩堤。北岸長江大堤的前身，就是歷代封建地主分散修築的堤防。明朝時，沿岸勞動人民才逐漸把它們連接起來，成爲萬城大堤，就是現在長江大堤的主幹。堤防形成後，浩蕩的江水只能奔流在兩堤之間，兩岸湖泊和江流隔斷，完全失去了調節江水的作用；只有一「九穴十三口」還作爲長江和湖泊的進出口。

明朝嘉靖皇帝（世宗）爲了使長江北岸不受水災，以保護安陸皇陵（世宗父母的墳墓）的安全，把江北的穴口統統填塞。後來，宰相張居正（湖北江陵人）因爲怕洪水沖破北堤，又在南岸掘開太平口宣洩洪水。這樣，就加重了長江南岸的水患。一八五二年（清咸豐二年）和一八七〇年（清同治九年），藕池口和松滋口先後潰決，江水經太

平、藕池、松滋、調弦（元成宗大德四年開的）四口灌入洞庭湖，洞庭湖的水量增加，濱湖各縣因此常遭水災。此後，江南地區的統治者又在調弦口建築了一道建寧堤，擋住洪水南侵。在封建帝王的統治下，湖南湖北各自爲政，到處截江堵流，江水奔流橫決，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。

到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，統治集團內部利害衝突尖銳化，更給人民加深了災害。湖南、湖北的地主階級爲了擴充自己的田畝面積，加重對農民的剝削，在江堤以外和洞庭湖邊隨便修築堤垸，盲目圍墾。他們把江邊攪得犬牙交錯，一凸、一凹、一彎、一挺，江面給弄得越來越窄了。洞庭湖對江水的調節作用本來是很大的，但是由於盲目圍墾，湖邊像魚鱗一樣，加上江水所帶的泥沙入湖後隨即淤澱，洞庭湖的面積也一天天縮小，容水量慢慢減少，終於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調節江水了。每年春夏水漲，洞庭湖水無處流洩，反過來加重了荊江的水患。

歷代的封建王朝和國民黨反動政府，對於荊江水患並不重視，也從不作修堤治水的根本打算。封建統治者在無法控制洪水的時候，往往裝模作樣，求助於蒼天，並以此來推卸對人民所負的責任。他們在沙市江邊造了一座「鎮江塔」，又在大堤上沿江險要處鑄造了九隻重達萬斤的大鐵牛。他們想用這些東西來「鎮壓」洪水。可是，滾滾江流，



封建統治階級用來鎮壓荆江洪水的鐵牛。

却仍然無情地吞嚥了沿江無數人民的生命財產。國民黨反動派承襲了封建帝王的伎倆，每當長江大汛時，就用唸經拜懺等欺騙手段來愚弄人民。他們即或搞一點「水利工程」，也只是欺騙人民的幌子。他們倒以興修水利爲名，對人民進行敲詐勒索。在那時，一切水利機構都是地主惡霸操縱把持的。他們土地多，堤修好了，他們的收益最大；但是，他們往往和貪官污吏勾結在一起，仗着權勢不出堤工，把堤工負擔全部推在農民身上。並且乘機大派修堤糧款，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，從中貪污獲利。

解放前，荆江沿岸各縣農民修堤的負擔是很繁重的，平均一年就有六個月

時間花在修堤上。農曆臘、正、二、三月，要整修夏秋間被沖壞的堤垸；七、八月間，江水上漲，要上堤防汛搶險；直到九月以後，才能比較安心的做些莊稼活。

修堤的時候，民工要自備糧食，而且一邊做工，一邊還要挨罵挨打。反動統治者窮凶極惡地說：「牛要趕，馬要牽，民伏不打要變天。」民工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，往往修一次堤，就要病死很多人，修堤情緒當然不會高。再加上當時經辦工程的人員，偷工減料，工程非常潦草。甚至在水漲的時候，故意延誤，聽任它決口。因此，江河堤防年年修，年年垮，人民雖然每年出錢出力，仍然免不了要受災殃。農民說：「年年修堤，年年無益。南不管，北不管，收去修防款，官老爺吃鴉片。」

不但如此，因為洪水挾帶的泥沙淤積後可以肥田，可以增加田土的高度。地主階級爲了肥自己的田，往往掘堤放水，讓田裏落淤。他們自己是有計劃有準備的，可是其他的農田沒有準備，就無辜被淹了。一九四五年斗湖堤決口後，安鄉縣惡霸地主石家成，爲淤肥自己一個百把畝田的石家小垸，掘堤放水，使得安東大垸一萬三千畝良田和無數生命財產全被沖淹。而且，湖南湖北的地主階級，還利用農民爭奪堤垸，爭奪水利，製造糾紛，使兩湖農民兄弟結下仇恨，自相殘害。無數農民又白白爲他們流了血。一九四六年夏天，湖北大惡霸地主孔庚和湖南大惡霸地主龔浩，爲爭水利，創毀天祐垸，唆使